

樊锦诗:扎根大漠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

文/新华社记者 魏一骏

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杭州溽热的天气与大约3000公里外的西北敦煌迥异,但这两座遥隔山水、看似毫不相及的城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系在了一起。

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1938年,祖籍杭州的樊锦诗出生在北京,自1963年大学毕业后,她便开始了与莫高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守。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莫高窟在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并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

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病痛的年少时期,1958年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2015年9月29日摄)

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大学时期,老师宿白的一番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一二十年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樊锦诗与敦煌,初次结缘于1962年的毕业实习。尽管当时因为强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但她总是说“敦煌是我的宿命”。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现代交

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研究人员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樊锦诗说,“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甚至有人说,“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扭转。

樊锦诗曾说过:“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学

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研究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得8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樊院长讲述老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程让我热泪盈眶,正是他们坚守初心的指引,让我深深理解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内核。”

“在樊锦诗身上,我看到的是信仰的光芒,作为敦煌学专业的学生,我将秉承莫高精神,潜心学术,推动学科不断发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积极贡献青年一代的力量。”浙江大学古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段锦云说。

从“琥珀小儿骑羊串饰”看“女儿奴”曹叡

文/新华社记者 翟 翔 桂 娟

夏日,洛阳博物馆珍宝馆。许多往来游人只为一睹这件长3.4厘米、高3.5厘米的琥珀小儿骑羊串饰真容。鲜为人知的是,这件串饰流露出魏明帝曹叡作为父亲对爱女浓浓的舐犊之情。

一位神情恬淡、梳着齐刘海的小男孩双手执羊角于跪卧的羊背上,目视前方,身着花瓣与菱形纹饰的坎肩,双腿微微向后弯曲,背部有竖向穿孔……这件饰品巧夺天工,栩栩如生。

2016年,它与另外两件琥珀饰品出土于洛阳一座曹魏时期大墓中,是大墓里发现的最为精美的物品。

网友“虎魄造办处”从事琥珀研究7年,曾专程从浙江赶赴河南观看琥珀小儿骑羊串饰。在他心中,这件原料可能来自波罗的海的串饰雕工令人“叹为观止”,称得上是国内“高古琥珀艺术中最顶级的珍品”。

这件串饰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曾经为谁拥有呢?

往事越千年。

“翩若惊鸿”“明眸善睐”“飘忽若神”“气若幽兰”……在《洛神赋》中,曹植用尽华丽优美、缠绵悱恻的言语,塑造了洛水女神绵延千载的动人形象。人们传说,曹叡的母亲甄宓正是曹植笔下洛神的原型,更让曹叡身后充满了神秘浪漫的色彩。

公元232年正月,曹叡

尚未满月的爱女曹淑夭折,已几次遭遇丧子之痛的曹叡哀伤不已。

父亲曹丕去世时,他未曾送葬;祖母卞夫人去世时,他也未曾送葬。当曹叡决定为女儿高规格治丧时,遭到朝臣反对。

从父亲曹丕手中接过皇位已有6年,这位20余岁的少年天子聪慧贤明、沉毅善断,治下生气勃勃、安定有序,应对诸葛亮与孙权屡屡进攻也展现出相当的军事素养。

作为父亲,曹叡视曹淑为掌上明珠。《三国志》等史料记载,曹叡追封曹淑为平原公主,在洛阳建立庙宇,亲自为她送葬。此外,他不仅写了“句句感切”“痛贯天地”的哀悼文章,还请出叔叔曹植撰文纪念女儿,曹叡三位夭折的幼子则无一享受到类似待遇。

时间回到2016年7月

15日,洛阳南郊。

寇店镇西朱村的这处曹魏时期贵族大墓已经历近一年的抢救性发掘。这座墓葬曾三次被盗。盗洞一年代不明,盗洞二产生于宋元时期。明清时,墓葬再次被盗。“摸金校尉”们掘地三尺,在后室的墙壁连挖几个数米深的洞,确保没有“暗室”,并对墓砖进行了大规模揭取,导致近4米高的墓室坍塌,绘有人物、瑞兽、祥云等图案的前室壁画也遭到严重破坏。发掘时,大墓已完全被土填满。

随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咸秋领队说,考古工作者一点一滴清理,此时清理已近墓底,除了雕刻精细、与曹操高陵中相类的石牌,墓中一直未见特别精美的文物。

这一天上午,王咸秋在前室东北角发现了这枚琥珀小儿骑羊串饰。用刷子轻轻拂去尘土,它线条清晰可见,阳光下,剔透晶莹。

王咸秋至今难忘2015年7月19日,正值星期日,他在傍晚接到了紧急任务。西朱村在迁坟过程中偶然发现大量五花土,而这正是古墓葬的标志。村民们随即向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告,王咸秋赶赴现场进行勘查,根据现场露出的夯土台阶判定这是较大规模的古墓葬,随后调集考古队员星夜守护现场。

次日,勘探发现墓葬长达50米,为东西朝向。而曹操墓、曹植墓、曹休墓等此前已发现的曹魏大型墓葬,均一改东汉时盛行的南北朝向,直指东西。根据《水经注》记载,曹叡的高平陵就在这区域。

随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由于历代盗墓扰乱,大墓内未能出土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物品。一些人提出墓主为曹叡或曹操三子曹彰。但王

咸秋经过仔细考证,推断其正是曹叡爱女长眠的地方。

墓主遗骨已完全腐烂,但在后室东北角发现的朽木与四排铁质支垫表明,这座大墓曾停放两具棺木。出土的300余枚刻铭石牌记载了陪葬品名称,涵盖梳妆品、衣物、食品、兵器、文具等,其中出现了当时儿童玩具“银鸠车”及象征公主级别的首饰“七钿蔽结”的字样。

“根据史料记载,曹叡将曹淑与甄宓早逝的堂孙甄黄合葬,大墓形制及出土器物符合曹淑与甄黄身份。”王咸秋说。

王咸秋发现,大墓与曹魏时期祭天的圜丘在东西方向精准对应,而圜丘则与汉魏洛阳城中轴线及万安山两座主峰间的缺口在同一南北轴线上。

王咸秋主持过曹休墓发掘、东汉帝陵勘探等项目,曾多次寻找曹叡高平陵的地址。在曹魏大墓发现后,他带领考古人员在周边区域进行大规模钻探,在正东侧400余米处的一座小山丘顶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墓葬,推测为曹叡墓。

“这或许是一个父亲所能做到的极致。”王咸秋慨道。

曹淑夭折7年后,曹叡去世。他长眠的高平陵也慢慢湮灭在世人眼中。与女儿在人世的相伴或仅有数日,而身后却是他长达千年的守望与陪伴。

用艺术留住记忆

文/新华社记者 李倩薇 胡冰洁

20世纪50年代的厂房、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火车咖啡厅、大幅墙绘,与大型商圈一街之隔……白天,这里是文创企业和戏剧人、音乐人创作的聚集地;晚上,这里是音乐周、戏剧节、艺术展、新品首秀的展演地。

这里是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东郊记忆产业园。

东郊,曾是成都现代工业时期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东郊记忆的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是我国第一家大型综合性电子束管骨干企业,我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在此研制成功。很长时间,这里机器轰鸣,一派热闹的劳动场景。之后,随着产能转移和城市变迁,这里渐渐安静下来。

2009年,成都开始改造该厂旧址,按照“修旧如旧,旧房新用”理念,将70余米高的烟囱等核心物项作为工业文明遗址予以保留,对内部功能进行改造,打造成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文创基地。2011年,成都东郊记忆产业园正式开园运营。

在东郊记忆产业园的“中央大道”上,有一个醒目的“炉剧场”。“这个剧场以前是老厂区的锅炉房,改造时保留了内部结构做成艺术区,很有意思。”成都繁星戏剧村副总经理夏茂恬说,正是看中了东郊的艺术氛围和成都的人文环境,2017年,繁星戏剧村走出北京的第一站选择了东郊记忆产业园。

东郊记忆产业园还聚集了许多创业者。创业者郭泽宇5年前来到这里,一开始是“蹭”场地表演原创喜剧和脱口秀,渐渐小有名气。3年前,他在那里有了自己的“黑匣子”小剧场,能坐100余名观众。“现在我们每年约有400场演出,观众超过2万人。”郭泽宇说。

“工业遗存很稀缺,非常适合做文创,开放的空间激发创作灵感。”名堂文创的负责人吴晓东从小在东郊附近长大,2015年他的企业入驻东郊记忆产业园,感觉建筑没变,但周边风貌越来越好,“东郊的魂还在,只不过原来是热火朝天的生产,现在是热火朝天的创新和创造。”

现在,东郊记忆产业园已吸引字节跳动、紫光影业等100余家企业入驻,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园区年均举办文化活动1300余场。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莫晓涛告诉记者:“东郊记忆的文创产业已初具规模。”